



北史演义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

〔清〕杜纲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清〕杜纲 著

北史演义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史演义/(清)杜纲著.—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480-6189-2

I.①北… II.①杜… III.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0647号

出品人:周建森

企 划:江西美术出版社北京分社

(北京江美长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楚天顺 康紫苏

责任印制:谭勋

北史演义

BEISHI YANYI

(清)杜纲 著

出版发行: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 址:南昌市子安路66号 江美大厦

网 址: <http://www.jxfinearts.com>

电子信箱: jxms@jxfinearts.com

电 话:010-82293750 0791-86566124

邮 编:33002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90mm×960mm 1/16

印 张:25

I S B N:978-7-5480-6189-2

定 价:58.00元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出版说明

所谓“古典小说”云者，其义有二焉：一曰，但凡古代之小说，皆可谓之“古典小说”；一曰，但凡技法未受泰西影响之小说，亦可谓之“古典小说”。然此特就今人之观念言之耳。

揆诸坟典，“小说”一词，出自《庄子·外物篇》，其言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由此观之，庄子所谓“小说”，不过琐屑之言，以其无关道术，故以小说名之耳。

炎汉成、衰之世，刘向、刘歆父子典校秘书，检讨百家学说，取桓谭《新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之意，把《伊尹说》《鬻子说》诸书，归为“小说家”之书，而《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继之。夷考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语出《汉志》），此亦非后世之小说也。

唐修《隋书》，其《经籍志》立论本诸《汉志》，以小说为“街谈巷语之说”（《隋书·经籍志》语）。当此之时，小说之名虽同，而其类目稍广，举凡《燕丹子》《世说》《述说》之属，皆可入诸小说名下。

后晋修《唐书》，其《经籍志》立论与《隋志》无异，以《博物志》隶小说，此为“神异志怪之书”入小说之始。

天水一朝，欧阳文忠公撰《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以《列异传》《甄异传》《续齐谐记》《感应传》《旌异记》等“史部·杂传类”之书移于“小说类”。至是，小说之部类日繁。

及元脱脱修《宋史》，《艺文志·小说类》承《新唐志》之旧而增广之。

明胡应麟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于是综核大凡，分小说为六类：一曰“志怪”，一曰“传奇”，一曰“杂录”，一曰“丛谈”，一曰“辩订”，一曰“箴规”。至此，小说一类已蔚为大观，脱《汉志》“街谈巷语”之成规。

清修“四库”，《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别小说为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而又损益之。考诸《提要》，则损益可知：一曰，进“丛谈”“辩订”“箴规”为“杂家”；一曰，隶《山海经》《穆天子传》诸书于小说。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其分目虽殊，而论述则袭诸旧志。

曩者宋元明清之史志，难觅“平话”“演义”之书，此特士夫习气，鄙其为末流所使然也。史家成见，一至于斯。今人刻书，自当脱古人窠臼。

说部诸书，以文体分，有“白话”“文言”之别；以体裁分，有“话本”“传奇”“演义”之别；以内容分，有“佳话”“世情”“侠义”“家将”“神魔”之别。细玩其文，既有劝世之良言，亦有“诲淫诲盗”之糟粕，而抉择去取，转成读说部书之第一要务。以此之故，编者特于说部诸书择其精者，辑之而为“中国古典小说丛书”，凡百余种。

然说部之书浩如烟海，其精者又何限于区区百十之数？此次出版，难免遗珠之憾。然能俾读者因之而省择取之劳，进而得窥说部精要，示人以津梁，则尚不违出版“中国古典小说丛书”之初心。

说部之书，多出自书坊，脱误错乱，在所难免，故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外，尚需广施校雠，始得成其为可读之书。以此之故，编者多方搜罗以定底本，精排其版以美其观，躬自校雠以正讹误，然后付诸枣梨，装订成书，以飨读者。

限于编者学力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广大方家、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斧正。凡能指出书中一二谬误者，皆为吾师，吾人不胜感激之至。

戊戌仲夏上浣，邵鹏军序于丰台晓月里

目 录

第一卷

魏宣武听谗害贤 高领军固宠献女·····001

第二卷

于皇后暗中被弑 彭城王死后含冤·····006

第三卷

改旧制胡妃免死 立新君高肇遭刑·····012

第四卷

白道村中困俊杰 武川城上识英雄·····017

第五卷

怒求婚兰春受责 暗行刺张仆亡身·····023

第六卷

谐私愿六浑得妇 逼承幸元怿上蒸·····029

第七卷

幽母后二贼专权 失民心六镇皆反·····035

第八卷

太后垂帘重听政 统军灭贼致亡身·····041

第九卷

骋骑射沃野遇仙 迫危亡牛山避寇·····047

第十卷

五原路破胡斩将 安亭道延伯捐躯·····052

第十一卷

天宝求贤问刘贵 洛周设计害高欢·····058

第十二卷

剪劣马英雄得路 庇幸臣宫阙成仇·····064

第十三卷		
赐铁券欲图边帅	生公主假作储君·····	070
第十四卷		
内衅成肃宗遇毒	外难至灵后沉河·····	076
第十五卷		
改逆谋重扶魏主	贾余勇大破葛荣·····	083
第十六卷		
魏元颢长驱入洛	尔朱荣救驾还京·····	089
第十七卷		
赵斌无辜遭大戮	世隆通信泄群谋·····	096
第十八卷		
明光殿强臣殒命	北中城逆党屯兵·····	102
第十九卷		
战丹谷阵亡伯凤	缩黄河天破洛阳·····	108
第二十卷		
救帝驾逢妖被阻	战恒山释怨成亲·····	114
第二十一卷		
尔朱兆晋阳败走	桐花女秀容立功·····	120
第二十二卷		
立广陵建明让位	杀白鹞高乾起兵·····	126
第二十三卷		
假遣军六镇愿反	播流言万仁失援·····	132
第二十四卷		
据邺城四方响应	平洛邑百尔归诚·····	138
第二十五卷		
立新君誓图拨乱	遇旧后私逼成婚·····	144
第二十六卷		
运神谋进兵元旦	追穷寇逼死深山·····	150

第二十七卷		
乙弗氏感成奇梦	宇文泰获配良缘	156
第二十八卷		
思政开诚感贺拔	虚无作法病高王	162
第二十九卷		
妖术暗侵凶少吉	神灵阿护死还生	168
第三十卷		
宇文定计敌高王	侯莫变心害贺拔	174
第三十一卷		
黑獭兴师灭陈悦	六浑演武服娄昭	180
第三十二卷		
魏孝武计灭晋阳	高渤海兵临京洛	186
第三十三卷		
逼京洛六浑逐主	奔长安黑獭迎君	192
第三十四卷		
娶国色适谐前梦	迁帝都重立新基	198
第三十五卷		
送密函还诗见拒	私官婢借径图成	204
第三十六卷		
施邪术蛊惑夫人	审私情加刑世子	210
第三十七卷		
改口词曲全骨肉	佯进退平定妖氛	217
第三十八卷		
黑獭忍心甘弑主	道元决志不同邦	223
第三十九卷		
梦游仙玉女传音	入辅政廷臣畏法	229
第四十卷		
潼关道世宁捐躯	锁云轩金婉失节	235

第四十一卷		
结外援西魏废后	弃群策东邺亡师·····	241
第四十二卷		
奔河阳救曹殒命	败黑獭侯景立功·····	247
第四十三卷		
归西京一朝平乱	惧东邺三将归元·····	253
第四十四卷		
私静仪高澄囚北	逼琼仙仲密投西·····	259
第四十五卷		
纵黑獭大将怀私	克虎牢智臣行计·····	265
第四十六卷		
玉仪陌路成婚媾	胜明誓愿嫁英雄·····	271
第四十七卷		
攻玉壁高王疾作	据河南侯景叛生·····	277
第四十八卷		
用绍宗韩山大捷	克侯景涡水不流·····	283
第四十九卷		
烹荀济群臣惕息	杖兰京逆党行凶·····	289
第五十卷		
陈符命群臣劝进	移魏祚新主登基·····	295
第五十一卷		
宇文后立节捐躯	安定公临危托后·····	301
第五十二卷		
晋公护掌朝革命	齐主洋乱性败常·····	307
第五十三卷		
烧铁笼焚死二弟	弃漳水杀尽诸元·····	314
第五十四卷		
齐肃宗叔承侄统	周武帝弟继兄尊·····	320

第五十五卷		
弃天亲居丧作乐	归人母惧敌求成·····	326
第五十六卷		
争宜阳大兵屡却	施玉珽天诛亟行·····	332
第五十七卷		
和士开秽乱春官	祖孝征请传大位·····	338
第五十八卷		
琅琊王擅除宵小	武成后私幸沙门·····	344
第五十九卷		
齐后主自号无愁	冯淑妃赐称续命·····	351
第六十卷		
拒敌军延宗力战	弃宗社后主被擒·····	357
第六十一卷		
捋帝须老臣爱国	扞杖痕嗣主忘亲·····	364
第六十二卷		
修旧怨股肱尽丧	矫遗诏社稷忽倾·····	370
第六十三卷		
隋公坚揽权窃国	尉迟迥建义起兵·····	376
第六十四卷		
代周家抚临华夏	平陈国统一山河·····	384

第一卷

魏宣武听谗害贤 高领军固宠献女

粤自炎汉之末，天下三分：曹操跨有中原，孙权雄据江东，先主偏安西蜀，鼎峙者数十年。司马氏兴，篡魏、灭蜀、吞吴，四海一统。晋武帝崩，惠帝继立，庸懦昏愚，贾后乱政，诸王日寻干戈，遂成五胡之乱。刘渊称汉，李特号蜀。刘曜继汉而称前赵，石勒灭曜而称后赵。前秦则苻氏，后秦则姚氏，西秦则乞伏国仁。燕则前有慕容廆，后有慕容垂，西为慕容冲，南为慕容德。其后冯跋据昌黎，又称北燕。凉亦分四：前凉张轨，后凉吕光，南凉秃发乌孤，西凉李暠，北凉沮渠蒙逊。而赫连勃勃据朔方，国号大夏。晋之子孙在北者屠灭殆尽。唯琅琊王睿系宣帝曾孙，相传其母夏侯妃通小吏牛金而生。当日见中原大乱，遂同西阳王琨等渡江南来，众遂奉之为君。延西晋之统，而弃中州于不问，一任五胡云扰，互相吞噬。于时拓拔珪兴于代北，改代称魏。乘燕慕容氏衰，南取并州，东举幽、冀，国日以大。晋安帝隆安二年即帝位，建都平城，是为道武皇帝。道武殂，明元帝立。明元殂，太子肃立，是为太武帝。其时诸邦皆灭，唯北凉、北燕、夏三国尚存。太武悉平之，除却东南半壁，中土皆为魏有。太武殂，延及文成、献文，国家无事。孝文即位，宽仁慈爱，精勤庶务，

以平城地寒，迁都洛阳，改称元氏。性好读书，善属文，诏策皆自为之。好贤乐善，百姓皆安，天下大治。魏世称为极盛。使承其后者克肖其德，则魏业之隆，再传之千世万世，何至一传而后奸雄并起，遂成高氏、宇文氏篡夺之祸哉！贾子曰：“天下，大器也。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语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自古败亡之祸，未有不自朝廷无道始也。

话说魏自孝文帝崩，太子恪立，是为宣武帝。帝年十六，不能亲决庶务，委政左右近臣。最用事者，国丈于烈、皇舅高肇。肇又尚帝姑高平公主，与于烈并为领军，手握重兵，权重一时，群臣侧目，虽诸王亦皆畏之。时有咸阳王元禧，系献文帝子，与于烈不睦，见帝宠信他，屡加显职，而身为帝叔反遭疏忌，深怀怨望，府中蓄养丁壮，招纳四方术数之士。与御前值寝符承祖、薛魏孙，黄门侍郎李伯尚，真阁将军尹龙武结为死党，耑待朝廷有衅，从中举事。

一日，帝将驾幸北邙，六军从行。禧谓承祖、魏孙曰：“主上出幸，京师虚弱。汝等为侍驾臣，朝夕在侧，图帝甚易。吾起于内，汝应于外，大事可立成，富贵共之。”二人应诺而去。次日，遂集其党数十人，在城西宅内同议起兵。尹龙武曰：“主上虽出，高肇、于烈留守，必有严备，府中兵士何足以济？贸然为之，恐无成而受祸，王宜缓之。”伯尚亦以为不可。于是众皆疑惧，其谋遂寝。

再说帝在邙山，因天气酷热，乃止于山之浮屠阴处，摆设卧具，假寐帐中。值寝薛魏孙、符承祖先预逆谋，而咸阳疑惧中止却未知之。魏孙见帝睡熟，将利刃藏于衣底，便欲行刺。走至帐下，见帝容貌如神，未敢下手。承祖从后牵其衣曰：“吾闻杀天子者身当癞，汝何利乎？”魏孙持刀而退。帝开眼见二人密语，形状闪烁，忙即起身。时于烈之子于登亦司值寝，适至阶下，帝遂呼令执之。随驾者俱到，搜出利刃，将二人背剪。帝亲拷问，二人料难瞒隐，大呼曰：“非臣敢反，乃咸阳王教臣如此耳！”帝大惊，遂囚二人于幕下。忽御前军士

奏报，拿获一人刘小苟，系咸阳亲卒，来告咸阳反状。帝讯之得实，恐京师有变，深为疑惧。于登奏曰：“臣父为领军，必无所虑。”帝乃遣登飞马入京观之。登至京，其父于烈已下令严备。使登回奏曰：“臣虽朽迈，心力犹足。禧等猖狂，不足为虑。愿帝徐还，以安人心。”帝闻奏大悦，谓登曰：“朕嘉卿忠款，赐卿以忠为名。”于是于登改名于忠。帝遂连夜起驾，五更即抵皇城。入宫后，即着于烈父子领兵去捉咸阳。

且说咸阳王谋叛不成，心不自安，尚不知事已败露，与两个爱姬申屠夫人、张玉妹宿于洪池别馆。夜半左右来报，有千万马嘶之声从洪池西北而来。王大惊，知事泄，急上马走。二姬及心腹二三十人亦狼狈上马，相从而逃。行未数里，两姬在后，已被捉去。从人皆散，单存尹龙武一人。因向龙武道：“今投何处去好？”龙武道：“不如投梁。”盖其时南朝已易四代，正值梁武开基，故龙武劝其南奔。咸阳不应，龙武道：“我生死从王，今追兵已近，奈何？”行至柏坞岭，于烈父子追及，遂与尹龙武一同被执，解至洛阳。帝命囚之华林都亭，使军士守之。时热甚，帝敕断其水浆，咸阳渴闷垂死，侍中崔光见而怜之，进以酪浆升余，王始苏。

却说咸阳兄弟七人：长孝文、次咸阳、三赵郡王、四广陵王、五高阳王、六彭城王、七北海王。昆弟中唯彭城王勰最贤。当日闻咸阳反事，不胜悲悼，因在帝前与诸王大臣共议咸阳之罪，劝帝斥为庶人，幽之内省，尽其天年。帝未决。于烈、高肇共奏道：“咸阳无父无君，死罪难赦。”帝从之，乃命归旧邸，并其妃李氏同日赐死；幽其子女，党叛者皆斩；籍没财产，以赐高、于两家；选其歌姬舞女，充入内廷。有旧宫人感咸阳之恩，作歌悲之。其歌曰：

可怜咸阳主，奈何作事误。

金床玉几不能眠，夜宿霜与露。

洛水湛湛弥长岸，行人那得渡。

其歌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闻之，无不洒泪。

再说彭城友爱异常，当日不能救咸阳之死，心甚惨戚。后又闻其长子元通逃往河内太守陆琇家，琇不念旧恩，杀之，封首入朝，心益悲痛。故不遇朝谒，终日在府闷坐。一日，有天使来召，入朝见帝。帝赐坐，启口道：“有一事劳卿，卿为朕玉成之。朕大婚三载，尚无子嗣。今闻已故皇舅高偃有女秀娥，年十六。前日高平公主来朝，称说其女才色兼备，德貌无双。朕欲纳之，烦卿去宣朕意。”彭城知事出高肇，欲图椒房之戚以固其宠，便奏道：“此系文昭皇后侄女，于陛下为表姊妹，不宜充作妃嫔。”帝曰：“此却何害？朕欲遣卿去者，观其色果何如耳。”彭城不敢违，先至肇家，宣达帝意。然后与肇同至偃府，肇令秀娥出见，果然天姿国色。暗想：此女入宫，必得帝宠。但眼俊眉丰，恐无淑德。况肇非良善，现已恃宠弄权，将来又得内援，必更横行无忌，贻祸国家。”因即起身相别，回奏道：“此女虽有颜色，但轻盈而无肌骨，恐非受福之人。”帝闻奏，遂置不问。肇知之，深怨彭城。一日，帝坐便殿，直寝于忠侍。帝偶言：“高偃女有美色，彭城言其福薄不可入宫，朕甚惜之。”忠亦与彭城不睦，因言：“彭城误我主矣，此女美丽如仙，岂无异福？”帝遂决意纳之，便命有司具礼迎入。帝见秀娥芳华淑质，光采动人，后宫罕有其匹，不胜惊喜，是日，即册为贵嫔，宠冠六宫。于是疑彭城为欺己，益加恩高氏。

且说魏自孝文以来，崇尚佛教，大兴寺院，王侯贵家女子有入道修行者。武安伯胡国珍之妹在胡统寺为尼，号曰静华真净禅师，以家门贵显住持山门。国珍夫人皇甫氏久无生育，于太和十三载忽然怀孕，生下一女，红光紫气照耀一室，国珍奇之。有卜人赵明者，密令卜之。赵云：“此女大贵，异日当为天下母，但恐不获善终。”国珍大喜，名之曰仙真。此即武灵胡太后也。后夫人又生一女，名曰琼真。夫人早卒，二女皆幼。净师哀其无母，携仙真入寺抚养。仙真渐长，性质聪明，妙通文墨，圣经佛典一览便晓，容色更极美丽。净修初欲

收之为徒，恐其不了。年十六，送归国珍。

时帝以皇嗣不生，引僧道于朔望日在式乾殿广修善事，召集诸王、驸马、宰辅大臣，讲求佛典。又斋僧众于广阳门以求太子。后亦延召女僧，于后宫诵佛求福。国珍妹净师亦入讲经。于后见其精通佛典，甚加敬重。每入宫辄二三月不出，朝夕谈论，情意投合。一日，后语净师曰：“师在外见有良家女子才色兼备者乎？”净师道：“有。”后问：“谁家之女？”净师道：“尼兄国珍之女。年十七，名仙真，才貌德性，世无其偶。”后曰：“汝能引来一见乎？”净师道：“娘娘欲见此女，尼即带她来见。但宫禁深严，出入恐于未便。”后曰：“汝奉我命有何干碍？”净师应诺而去。遂到胡国珍家，传述于后之命欲见仙真，着她带领入宫。国珍道：“女孩儿家从未识朝廷礼数，如何见得帝后？”净师道：“侄女自幼聪慧，入宫见驾断不至于失礼。况有我在，可以无忧。”因向仙真道：“后命难违，定当从姑入见。汝心惧否？”仙真曰：“后犹母也。以女见母，何惧之有？”国珍、净师闻之皆喜。次日五更起身，遂同净师入宫。宫门上见是净师，往为惯熟，便即放入。净师先至后前奏知，然后带领仙真跪在金阶，行朝拜之礼，口呼娘娘千岁。于后便命平身，召上赐坐。细看仙真，态度端凝，容颜美丽。启口之间不但声音清楚，亦且应对如流，心中大喜。仙真初入大内，不敢久留，便即告退。后以明珠一粒赐之。仙真拜谢。内侍送出宫门，自有家人迎接回府。净师亦欲辞出，于后道：“师且莫归，我尚有话与你说。”

未识于后所言何事，且听下回细讲。

第二卷

于皇后暗中被弑 彭城王死后含冤

再说于后留住净师不放，净师只得住下，启问有何旨意。于后道：“我因皇嗣未生，欲采良家之女，以充嫔御。今见汝兄之女才貌若此，正堪作嫔王家。我当奏知官家，纳之后宫。汝意以为可否？”净师道：“此女蒙娘娘不弃，便是莫大之恩了。但臣兄素爱此女，臣不能作主，须与臣兄言之。”于后道：“汝兄胡国珍亦朝廷大臣，自当待其心肯，方可相召。卿今速回，与尔兄言之。”净师奉了于后之命，即到国珍家来。斯时仙真方归，正在堂中告诉于后相待之厚。忽报净师至，父女接见，两下坐定。净师道：“方才正宫有命，以嫔嫗未备，欲选淑女，甚爱仙真德性温柔，仪容俊雅，欲奏知天子，纳于后宫。特命我来作合，未识兄意允否？”国珍道：“后虽宽仁，而高妃正当宠幸。我女入宫，恐终见弃，是误他终身了。窃以为不可。”净师道：“兄不忆卜者言乎？进宫以后若生太子，贵不可言矣。”因回顾仙真道：“汝意云何？”仙真道：“身为女子，恨不能置身通显，光耀门闾。入宫倘有遭际，亦可荣及父母，此儿之愿也。”国珍见女已允，不好推却。净师入宫复命。

明日，即有天使聘召，国珍只得送女进宫。帝见仙真虽不及高妃

之美，而容颜亦复不群，因即拜为充华。后见之，愈加欢喜，拨给宫女十二名，赐居紫华宫。充华自念帝眷若此，朝夕便得承幸。那知正值高妃得宠之时，帝无心别恋，在宫数月，不得见帝一面。于后不悦曰：“帝若无情此女，吾误之矣。”一日，充华来朝，后命之曰：“今日圣驾必来吾所，吾邀帝同至汝宫。汝速回去，设宴以候。”充华领命。未几，帝与后果至，充华接驾。帝赐坐于旁，后谓充华曰：“今日驾来，汝不可不作主人。”充华设宴上来，帝与后上坐，身自陪饮。也是充华福至心灵，顾问之际，语语合意，帝大悦。后曰：“闻汝善箫，试吹一曲佐酒。”充华承命，便取出玉箫吹弄。果然声情婉转，余韵绕梁。帝心益喜，留连至晚，不觉沉醉。后命宫女扶帝入寝，谓充华曰：“今夕承恩，小心侍驾。”言毕起身而去。是夜，充华方沾雨露。至次日，帝始知在充华宫中，追思昨日之事，笑曰：“后真世间贤妇也。”自此充华常得恩幸。六宫闻之，皆颂于后之德，愿其早生太子。未几，后果怀孕，弥月之后，遂生一子。帝大喜。群臣入贺。下诏蠲免粮税，尽赦轻重罪犯，虽谋逆子孙亦蒙释放。于是元禧之子元翼等亦蒙赦出。彭城哀其孤苦，收养在家。

元翼年已十七，痛遭家变，泣告彭城道：“父死五年，尚埋浅土，愿叔父怜之，如得奏知天子，许以改葬，虽死无憾。”彭城念其孝心，带领元翼入朝，将改葬咸阳之意乞恩于帝。帝怒曰：“逆臣之子得蒙赦宥，已邀宽典，何得更为渎奏！”深责彭城。元翼归，见帝始未息，惧有后祸，遂同元昌、元晔乘间南奔，梁武纳之，封其职如父。边臣以闻，高肇因言于帝曰：“元翼之叛，彭城实纵之。”帝于是不悦彭城。肇又因于后生子，帝宠日隆；高妃无出，惧后宠衰，密使人授计于妃，令其害后母子。

一日，正遇于后诞辰，众妃嫔皆朝贺，后皆赐宴。帝与后上坐，余以次列坐。宴罢，高妃奏帝道：“妾感娘娘大恩，愧无以寿。明日妾有小酌，欲屈陛下与娘娘驾临迎仙宫，以尽一日之欢，望陛下鉴纳。”